

父亲的叛逆

母国政 著





· 母国政 著 ·

BUS 2114

父亲的叛逆

江西人民出版社

父 亲 的 叛 逆
母国政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 23万字 印数: 1—2,000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1985年12月第1版

统一书号: 10110·386 定价: 1.45元

目 录

父亲的叛逆·····	(1)
小船，失去了港湾（电影小说）···	(86)
一位作家的自述·····	(205)
哦，在路上·····	(236)
一天·····	(259)
亮哥·····	(290)
含羞草·····	(310)
先知·····	(314)
心儿咚咚响·····	(318)
后记·····	(324)

父亲的叛逆

一

半截儿白蜡烛立在新搭的小厨房里粗糙的窗台上，闪动着桔黄的火苗儿。火焰底下的凹坑儿里，贮满透明的烛泪，待烛花一声爆裂，烛泪便象铅水似的沉重地流淌下来，在蜡烛上，在新抹的窗台上凝固住了。

拥挤在各个角落里的米缸、面桶、蒸锅、碗柜、炒勺和悬挂在棚顶上的竹筐，都黑黢黢的，象一片幻影。小厨房里充溢着蜡油、刷锅水、烂菜叶混杂在一起的浑浊气味。没有干透的砖缝儿里，还浸出一股温热的灰浆的湿气。

敞开门，空气会好一些。不，胡永年把厨房门紧紧地关上了。

他站在煤气灶前洗碗。先在碱水里把碗上的油垢洗净，再在清水里过一遍，擦干，然后迈着缓重的脚步，把碗放进黑黢黢的碗柜里。他不慌不忙，好象宁肯在这空气污浊的小厨房里多停留一些时光。

微弱的烛光下，他的脸庞显得苍白黯淡，比起他刚刚回

到北京时那张红光满面的大脸，象是萎缩了一圈儿；脸上的生气也消失了，厚厚的眼皮总是低垂着，遮掩住眼睛里的光亮。花白的头发，失去弹性的双颊，向下弯曲的嘴角，都凸现出来了，特别是那副刻在脸上似的郁郁寡欢的神情和围在绿军装上的蓝布围裙，使他显得十分苍老。七八个月，他回家仅仅七八个月呀，竟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难怪上个月一位从西安来看望他的老战友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把刷碗水倒在大门口的下水沟里，扫了地，又提上垃圾桶去胡同口。当他在自来水龙头底下洗完手之后，他一天的工作才算是结束了。

他没有回屋里去。垂着一双湿淋淋的手，他缓缓弯下发酸的腰，坐在屋门前的小马扎上，无声地叹一口气。

他愿意干活儿，特别是儿女们在家的时候。干活儿，可以使他的心有所寄托，忘却眼前的烦恼。现在清闲下来，那种苦闷、气恼还夹杂着凄凉的恶劣心绪，也就开始在他心里缠绕了。

离休以后的生活，竟是如此这般！谁曾料到？

由灰转黑的夜色，渐渐吞蚀了他胖敦敦的身躯、摘去领章的绿军服。他的身影，几乎和身旁的廊柱融汇在一起，只有从屋里挂着花布帘子的门窗上射出的光亮，模糊地照在他宽厚的肩膀上。

九月，北京的酷暑季节已经过去。从大门口儿吹向廊檐下的一阵阵小风，使他觉得颇有凉意。刚才在小厨房里憋出的一身热汗，很快干爽了，皮肤紧巴巴的，口腔里也有些干

渴。这会儿，要是手里端上一杯热茶多好！又暖又香。可是，他不愿进屋里去取。

白天，这个居住着六户人家的杂院，几乎总是静悄悄的。隔壁阮大妈抱着两岁的小孙女出来晒太阳时，会惊飞在院心觅食的两三只麻雀。麻雀“噗噜噜”鼓动翅膀的沉闷声响，会在阳光充足的小院里滞留许久许久。各家窗台上、台阶底下排列着的各式各样的盆花，仿佛也被这悄无声息的寂静撒上一层看不见的灰尘，没精打采的；种着草茉莉的小花池里，窜起一丛发育不良的向日葵，小小的花盘，在细嫩的茎上，也蔫蔫地低垂着。人们都去上班、上学了，院子里的生气，仿佛也被他们带走了。

胡永年的老伴儿在街道五七工厂上班，儿子景新在阀门厂上班，大女儿景玉在针织厂上班，二女儿景珍去年考上了师范大学分校物理系。白天他独自一人在家，漫长的时光是难熬的。

每天除去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其余的时间里，他几乎无所事事。慢慢地，九点钟邮递员没在大门口儿用低沉的嗓音吆唤“报纸”，会使他心神不宁；廊檐下面小花池里的草茉莉，是否在下午四点半准时开放，会使他牵肠挂肚；老伴儿是否按时回家，也会使他悬念不休。一天天的日子，对他说来，太漫长了。

几十年的部队生活——规律、紧张，有时是人为的难以喘息的忙乱。在他五十岁之后；特别是在他心脏负荷过重之后，曾不止一次地向往安闲。如今，他身处安闲之中，才深深体会

到，无所事事，同样可以使人难以喘息——憋闷得难以喘息。

在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寂寞难熬的白天之后，他多么希望能在灯光下，廊子上，和儿女们亲切地闲谈一会儿——听景新、景玉讲讲工厂里的事情，听景珍讲讲大学生的生活；父子们一起和和睦睦地说说笑话。不，即使端着一杯热茶，坐在沙发里，看儿女们读书阅报，听着他们之间有意无意的交谈，甚至和他们一起听听自己并不喜欢的现代音乐，那也不错——让他享受一点儿天伦之乐。近几年来，在远离北京的西北一座小城市里，他时时做着这样的梦。

现在，他回到了儿女身边，梦却没有实现。

他不想走进灯光柔和、窗帘上闪动儿女们身影的屋子里去。

坐在昏暗的廊子上，心是寂寞的，比长长的白昼也许还要寂寞，但却会平和些。一走进屋里，准会肝火难平。为了自己，也为了心郁不舒的老伴儿，还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坐着吧。

同院儿的王松夫妇看完电影回来了。王松的妻子对他在这个季节里还在外面乘凉感到惊讶。他正不知如何回答，王松却代他解释说：

“胡大哥福泰，喜欢凉快。”

王松匆忙不让妻子继续开口，这使他羞愧。王松可能知道他郁闷的心境。岂只王松知道，长着眼睛、长着耳朵的街坊们，对他和儿女间的不和，大概都略知一二。一个部队干部的家庭，搞成这个样子，他十分赧然，致使他平日不能不

尽量少在街坊们面前露面。可是，他的子女们却毫不在意——景新照样和人家谈笑甚欢，景珍依旧出来进去地唱个不休。

屋子里，儿子景新粗哑的嗓门响着，象是郑重其事地和老伴儿商谈什么，两个女儿大概都在洗耳静听。突然，儿子的话被二女儿景珍的尖笑声打断了。

景珍去年考上大学以后，俨然变了一个人。

以前，因为哥哥姐姐工作了，在衣着上，零用钱上，受到妈妈一些照顾，她从不计较，即便有时有所不满，也只是悄悄向哥哥姐姐撇撇嘴或者“哼”一声罢了。成了大学生之后，哥哥和姐姐突然都不在她的眼下了！岂止哥哥姐姐，没有正式进过学校大门的爸爸、只有小学毕业程度的妈妈，也不在她的眼下了。在家里，一切她都要拔尖儿。好吃的，她要先吃；衣着鞋袜，她要挑选；家里的事，她要过问，而且还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至于别人是否听从，那是另外的事。好象无论她怎样做，怎样说，都是理所当然的。

哥哥姐姐当然不服。姐姐景玉一向沉默寡言，把不服气表现为冷眼旁观；哥哥景新却是针锋相对。

不过，今天景新的情绪似乎很好，质问中带着笑意：

“笑什么？你！”

“你那位密斯，身高多少？”

“反正比你高！”

“体重多少？”

“反正比你轻！”

景珍又大笑起来。真刺耳！

“我未来的嫂子，敢情是根竹竿儿！”

近两个月，景新常常回家很晚，或者吃完晚饭匆匆骑车出去。老伴儿问他的去向，他总是笑嘻嘻地不做正经回答。老伴儿念叨过：景新交女朋友了吧？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事实。——终身大事，为什么不对爸爸说说？爸爸已经不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了，就在廊子底下坐着——冷冷清清地坐着！他不会无理阻拦什么，只会友善地提醒你一些注意事项。比方说，就你和景珍刚才的谈话，他就不能不问问你的女朋友的身体怎样。

这半年来，景珍象高粱拔节似的，眼瞅着窜起半头，骨架却一点儿没有展宽，瘦瘦伶伶，清清秀秀，看上去象一株迎风弱柳。景新的女朋友若真是比景珍还高还瘦，体质不就很令人担忧吗？可是，谁又稀罕你来担忧？

大概是由于景珍败坏了景新女朋友的形象，景新有些动怒了——话音高了。

景珍却不在意，仍然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

“她就是蛾眉、杏眼、樱桃小口也不行——跟你不般配！你们俩在街上走一走，她比你高出半头，象什么话！打我这儿就不批准。妈，对吧？”

“你少管闲事儿！”老伴儿的声调有些不对。

“怎么是闲事儿！他们结婚找得着房吗？不得住在这儿吗？”

“别以为你是大学生，就多了不起！你们分校也不算正

牌货——你凭什么指手划脚？”

于是，哥儿俩忽真忽假地争吵起来。

听不到老伴儿和大女儿景玉的声响。

景玉的沉默，是因为事不关己。

老伴儿的沉默，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景新和景珍之间，隔三岔五就要演出一场这样的闹剧，以说说笑笑开始，以吵吵嚷嚷告终。胡永年几乎习以为常了。起初，他排解，劝导，直至以爸爸的身分进行弹压，但都无济于事。

他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样有主意？他自幼失去父母，但大爷大妈和堂姐的话，他一向言听计从的。他默认自己的失败，因为他不愿意由于自己参加争执，使家庭气氛更加恶劣，让街坊笑话。

他宁肯退避到昏暗的廊子上。

二

他是自动申请离休的。

五十多岁的团级干部，还有什么干头儿？

尽管这几年他已经离开野战部队，调到机关里，但他仍觉力不从心。

他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对流水一般发下来的文件，简直应付不了。党和国家正处于历史性大转折的时期，不吃透上级的新精神，举手投足都惶惶恐恐。他起早贪黑地学习文件，看得不少，记住不多。还有当天《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呢！还要下连队去搞调查研究呢！还要听各种报告、参加各种会议呢！虽说在部队机关里有不少混日子的人，他可不愿意苟且偷安。每项工作，不拘大小，他都要全力以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深深知道自己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连队里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也令他大惑莫解。“当兵的吃亏了！”连队指导员向他汇报战士思想情况：有些战士惦记家里的责任田无人耕种；有些战士抱怨家里副业无人经营，错过捞钱的大好时机。奇怪的是，指导员也用欣羡的口吻谈起城里的老同学每月拿多少奖金，家里的陈设多么齐全，日子过得多么丰足！

他从一九四二年参军打日本，后来打蒋介石，现在保卫祖国，难道是为占便宜吗？他们一家五口，大儿大女，只有两间住房，没有时兴的大立柜，衣物装在两个老式长方木箱里；没有沙发，没有酒柜，没有电风扇；电视机，还是和街坊们同时买的。这些年，老伴儿抱怨他，儿女抱怨他，他一概无动于衷。可这些话，现在都没有说服力了！

他曾到过过一个驻防在山区的炮兵连队，有的战士把菲薄的津贴费花在喝酒上——周末的晚上，几个人到厨房里要块咸菜，就可以把两瓶劣等白酒喝得瓶底朝天。这真让他十分震惊！几经了解，那些高阳酒徒多是纯朴可爱的年轻人，只是对生活的看法，与他颇有不同了。

他想胜任自己的工作。几十年在部队生活中养成的勤勉和忠诚，却使他精神负担日益加重。终于，他怨哀地承认：

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奇怪的是，在他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多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之后，这两年忽然添了一块心病——想家了。想念独自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老伴儿，想念景新、景玉、景珍。

五十年代末期，他在拉萨，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三年五载才能回北京一次。以后随部队调往青海、陕西，交通虽说方便了，他肩上的担子也加重了。野战部队里还有清闲的日子吗？稍有可能，他总是先安排团部里的同事们回家探亲；自己呢，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年底，总结呀，评比呀，准备各种报表啊，拥政爱民活动啊，大军区的省军区的各种马拉松会议也一拥而至了。免了吧，明年再说！他并不因为没有和亲人团聚而觉得愁肠百结，难以压抑。全力投入源源而至的工作，可以治疗种种个人的苦闷。

近两年，这个药方失灵了。夜里，他常常学习到很晚，头昏脑胀，眼皮麻木，好象连抬手熄灯的力气都失去了，可是一躺到床上，头脑却分外清醒。

老伴儿来信说，她们的街道工厂扩大了，招收了二十多个待业青年，厂址迁到东福巷，上班远了。东福巷他听说过。在什么位置？离家究竟多远？他却不清楚。

景新的厂子要进行技术考核了，他准备得怎样？在他的印象中，景新有股冲劲，可是不够踏实。

到八月份，景玉该出师了。景玉不言不语，心中有数，可她那副落落寡合的神情，总让他隐隐不安。

景珍聪明，好学，正在日以继夜地准备高考，应该让她

注意身体，加强营养。明天让通讯员寄回一些钱去……

几乎每天夜里，他都要把四口人一一思念一遍，然后才怀着怅惘，怀着甜蜜，沉沉睡去。

在被力不从心所折磨的烦恼日子里，这种隐秘的思念，是他的安慰。

每逢刮风下雨的日子，在孤灯下，这种思念就尤为殷切。他会从床上爬起来，找出老伴儿那些语句欠通、别字连篇的短信。从粗糙的学生作业纸上，他能嗅到家里那只打了补丁的大蒸锅里喷出的蒸馒头的香味，泡菜坛子里酸黄瓜的清香，和亲人们温暖的气息。他陶醉了。心，好象飞越过千山万水，和亲人团聚了。

终于，他离休回家了。

是二月底。

北京人还穿着冬衣。胡同背阴的墙根下，还残留着一长溜儿酥软了的薄冰。可是，风扑到脸上不再扎人了，象孩子柔软的小手，凉丝丝的，挺舒服。阳光也不再是阴冷冷、雾濛濛的，而是金亮亮的，有了微微的暖意。从那明净广阔的蓝空里，一个温暖的季节，正姗姗降临。多好啊！

他心里更暖。穿一件部队上发的绿绒衣，出出进进，一会儿去打水，一会儿去洗菜，用条帚尖儿几乎把屋里地上的砖缝儿抠了一遍，然后又到胡同口上去倒垃圾。

老伴儿站在廊子上吆喝他：

“我说，你穿上点儿吧！待会儿还不冻着。”

他笑笑说：

“我还热呐。”

吃晚饭的时候，他给景新搵肉，给景玉搵鱼，给文弱的景珍搵木耳。还说：

“这个东西最有营养。骑兵们在投入战斗之前，最喜欢给他的战马吃一点儿木耳。冲锋号一响，你看那战马怎么跑吧！”

老伴儿用筷子戳着桌子数落他：

“你给这个搵，给那个搵，你自个儿就什么也不吃！”

“在家里我吃什么都香。早就想吃你炒的酸辣白菜了。”

“那您老不回来！”景珍说，“我妈老埋怨您，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啦。”

他瞅瞅老伴儿。

老伴儿身体还好，只是胖了些，头发半白了。

“这些年，你妈妈辛苦了。把你们养大成人，两个进了工厂，一个进了大学，很不容易。今后，我要帮助她操持家务，给你们当个后勤部长。你们都安心地上班、上学吧！”

他觉得自己欠家里一笔重债。欠老伴儿的，也欠孩子们的。

这二十多年，除了每月按时向家里寄钱外，他为这个家庭贡献过什么？他给景玉洗过一次尿布吗？深夜里背着发烧的景珍去过一次医院吗？景新上小学时，有一次在教室擦玻璃，不小心把一位同学挤下了窗台，他去向人家表达过一个家长的歉意吗？老伴儿头疼脑热的，他递过一杯服药的白开

水吗？都没有。

那些年间，他心里不装这些。现在心里有了，他要加倍偿还。

对他说来，偿还是欢乐，是无厌的慰藉。

岂止是偿还！他不衰的热情和忠诚，通过精力充沛、无后顾之忧的儿女，会注入新生活的激流中去。对他，这更是乐事。人类进步事业的成功，依靠的就是热情和忠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延续和发展。是的！

民以食为天，他要学习做饭。待一家人下班下学回家，他立即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老伴儿和孩子们一张张笑脸，该是多么惬意。

遗憾的是，四十年的部队生活，他见多识广，唯独没有机会接触菜篮、案板和菜刀。

他回家的第二天早晨，自动拎着菜篮到街口的副食商店买菜去了。

商店还没有开门。绿塑料棚底下，聚集着十几位提着网袋、布兜、草筐的老人。有头戴毛线帽、身穿长长毛坎肩的家庭妇女，也有裹着羊毛头巾或戴着蜻蜓架眼镜的文文弱弱的退休干部。这些老人，都在家里支持着儿女，支持着国家的建设，也不简单呢！

现在，他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了。老伴儿早在信上说过：北京买菜难。怎么不难！这样早就有人排队了，待老伴儿他们下班，还能买到什么？有了他，今后家里吃菜就不会难了。他要把买菜做饭当做一件正经事，干脆，就是工作

——新工作！让老伴儿和孩子们不必为家务事分心，让他们吃上合口的饭菜，身体养得结结实实的。他一个人从革命岗位上退下来，却能让四个人全力以赴地工作和学习，这笔帐很合算。他想到昨天在儿女们面前自封为“后勤部长”，很有几分得意，竟悄声笑了。

商店开门的时候，来买菜的人已经很多了，塑料棚外边，便道上，都站满了人。待红色玻璃门一敞开，后面的人就蜂拥而上，几乎把门口堵死。胡永年绷直两腿，站定身子，让先来的老人们进去；他身后也是些老人，他又放他们过去。等他被人流裹进商店时，除去卖烟酒、糖果、点心的柜台外，肉案前，鱼池前，青菜床子前，都已经排好长长的队了。他对北京买菜之难，方有体会。

先排哪个队呢？他在商店里四处观察一番，——哪个队也不短，而且在他犹豫的当儿，队伍又在迅速地延长着。老伴儿常说，三个孩子嘴馋——那就先买肉吧！

他急忙找到从肉案前延伸出的一支行列，站在一位青年工人后面。在这里，只能望见两个卖肉的售货员的白色工作帽。他站了十多分钟后，才知道站错队了。这里，肉和肉馅是分着卖的，排两行队，他恰恰排在买肉馅的队里了。他忙又绕过糖果柜台，排在买肉的队里——队伍已经很长很长了。

终于轮到他了。长时间的等候，并没有消减他的兴致：

“小同志，给我拉一条儿！”

年轻的女售货员冷若冰霜，故意将刀在肉扇上一比——